



母亲花

□宋殿儒

走过一条江

□周苏荣

想起江南，心中常有一幅画：一条江，一叶舟，一个人在摇橹，霞染半江，天际流火……

早春，我坐着竹筏游漓江，行走在心中描绘的画里，只不过背景不是夕阳，是雨，春雨。

刚刚从冬梦中醒来的漓江，未见桃红柳绿，就被雨惊扰得涨起水来了。

江上船只极少，越发感觉江南春天的冷，窃喜，这合意的清静。竹筏很简单，由六七根粗竹捆扎而成，两端微翘，没有顶棚也没有护栏，我就好像是坐在水面上前行，靠近山根时泥土和青萝便和眼、鼻相亲了。

按说江南的雨，尤其是春雨，理应缠绵如丝竹之声，不料，竹筏漂泊到江心时，雨竟比北方的下得还爽快，吧嗒吧嗒，淘气的样子，似乎从天上掉下来时还没有长大。想必，这伶俐的雨，也是仰仗着大江的胸怀才敢如此为所欲为吧。水流缓慢，水面几乎没有波纹，只有雨落下时会在竹筏边溅起些微水花，待我弯腰速捞它们时，却又无影无踪了。很奇怪，这么大一江，就这样寂寂无声吗？

走着走着，不知从哪里生出烟雨了，从天空到水面如巨大的灰色幕帐，把往来的船只裹进去。

这缕缕青烟是渔夫打翻了魔瓶吗？我睁大眼睛，端直身子，想看清楚一江静水隐藏着怎样的秘密……

雨，停了。

周围的一切清晰起来，青山从白雾里拔出，雾到山尖越发缭绕，座座山峰在我眼里是倒竖在江边的一把把利剑，铸成江南柔软里的铮铮侠骨。

至于那些为山而害上相思病的云，一旦拥有了爱情，便千般柔美，万般缠绵，怎可视为不见？

侠骨柔情，通常用来形容侠义男子也有一颗柔情似水的心。谁知，天地间竟有如此山川，刚柔相济，堪称绝配。怪不得古往今来，有多少文人剑客都梦想着到江南，追寻他们的侠客梦……试问天下，有哪一块土地比江南更契合他们的浪漫情怀？即便文传千古、意达三江，他们的万千情愫哪一个不是来自对山川风物的感念？

一生仅留下两首诗的唐代诗人张若虚，以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让世人为之倾倒。细想，如果大自然不愿赐一轮江上皓月，诗人还能描绘出月光下的万里长江画卷吗？《诗经》中的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……”更是道尽了江南山水的韵味。另有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，也巧妙地捕捉到江南烟雨的情致：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……

漓江，不像北方的河，一旦涨水，前奔的决绝充满血性，它出奇地宁静。它从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猫儿山跌落下来，是在春日的早晨，还是在飘雪的黄昏？它为何缄默不语，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吗？

农舍前，有石阶通向江边，村妇带着孩子蹲在江边洗衣服。小女孩刚会走路，穿着粉色毛衣、花格子裤，靠着母亲站着。离近了，我忍不住对她招招手。小女孩伸出俩指头朝我晃着，咧嘴笑了……

对她而言，岁月尚懵懂。若干年后，她若远嫁他乡，月明星稀之夜，一定会朝着家乡的方向喃喃自语：故园水月应无恙，江上新松几许长。也会有那么一天，暮年的她坐在竹椅上，望着这条江，内心会涌起几多波澜？

有人推测张若虚笔下的春江是湘江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为了开发岭南修建运河灵渠，以沟通漓江和湘江，进而连通长江和珠江，以水路通南北。千年以后，我行游江上，耳边隐隐听到河工的号子和诗人的歌吟……

我时常把老宅的木槿花叫“母亲花”。每年春天来临，木槿就会生出绿意，把原本荒芜的老宅渲染得生机盎然。到了夏末秋初，它的花会开得一树灿烂，让早就没了母亲身影的老宅，重新盈满温暖的爱。

其实我早就知道木槿花好看。我小的时候，每年中秋节总要随妈妈到姥姥家去送月饼。姥姥家院里有几株木槿，每年仲秋时节花就开了，花期能持续整个秋天。

姥姥家院里的木槿花一株是粉红色的，一株是白色的，长在门楼里面，让人一进门就会感到满院的喜气。姥姥常常摘几朵木槿花插到我头上，还说：“小蛋儿，这一戴花儿真像个漂亮的小闺女。”后来我就缠着母亲把姥姥家的木槿弄到我家去。

有一年春天，母亲从姥姥家拿回一些木槿枝，分成两束栽到我家院子里，每天坚持浇水。大约浇到第十天的时候，我就惊奇地发现，

木槿枝上鼓起了胖胖的绿芽苞。可是木槿长到胳膊粗了，却一直未开花。

也因为总不开花，所以慢慢地我就把它给淡忘了。没想到，就在母亲去世的当天，它突然绽放了一树的花。那木槿花有五个硕大的花瓣，像五把鲜亮的扇子合成一堵艳丽的围墙，紧紧地围着一束金黄色的花蕊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认为这两株木槿花是为母亲开放的，因为它是母亲一段生活的见证。

每天天不亮，它在睡眼朦胧中就会看到母亲起床，清扫院落后，把鸡放出去，给猪喂泔水，然后往灶膛里添柴、点火，做全家人的早饭。中午，它看着母亲从生产队出工回来，顾不上拧一把湿透的衣衫，又忙着为一家人贴

饼子、下面条。晚上，它微微地合上了美丽的眼睛，不忍心再看忙碌了一天的母亲，等全家人吃了饭，收拾了碗筷，拾掇好炉灶，又开始在煤油灯下搓麻绳、纳鞋底、做鞋做袜、缝补衣衫。

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平凡而贫穷的日子，重复而繁重的家务，终于把为儿为女为老人、唯独不想自己的母亲累倒了。

30多年了，母亲走了再没有回来；30多年了，老宅的木槿花谢了开了，开了谢，一直在秋天里等待……它现在已经等得腰都弯了，枝都枯了，可是它身上的嫩枝仍一根根地往高处抽，那些新枝仍然坚持不懈地开着洁白的和粉红的花，为孤独凄凉的老宅带来家的温暖。

我们一家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看到木槿花开，就认定家在眼前。木槿花在我们内心深处就是“母亲花”，因为木槿连着母亲，连着我们和母亲冥冥之中的那份亲情……



飞来的白鸽

□李群娟

一道白影儿优美地划过窗前，我知道，它来了。

天色近午，我洗罢菜，让碧绿鲜嫩的油菜顶着小朵黄花躺在筛子里滴水，再抓三把米淘了，放进电饭锅。我端着淘米水去阳台上浇花，白鸽已经在“咕咕”叫着，不耐烦地踱来踱去。我将手里握着的一把米摊到护栏上。它先是警觉地飞到护栏另一头，后又迫不及待地扑过来，用尖尖的喙，文雅地一粒粒啄食起来。我想趁此抱它一下，它却很灵巧地闪开，从未让我得逞过。

从去年开始，我非常想要只宠物来陪伴。巧的是，秋天的时候，一堆生虫的米豆没法处理，我便将其堆在阳台护栏一角，几天后，引来了这只白鸽，慢慢地把它们吃光了，真令我高兴。

之后这小东西就不时光顾，来讨吃的。起先我以为它是邻家鸽群中的一只，也不上心，想起来才喂一次。后来看到人家养的都是灰鸽子，才想到这可能是只流浪鸽。

若见不着我，找不到吃的，它就自己玩儿，把窗台上的蒜头和姜块叨到地上，把废纸箱里的空瓶子也扑腾出来。过年我回老家待了半个多月，回来发现阳台乱糟糟的，全是它留下的印痕。原来它一直都在，找不到我也不肯离开，内心油然而漾出暖暖的情谊。

它时常也想去邻家的鸽群中混

混，但对方壁垒森严，它只能在不远处观望。它也想有个家，被主人牵挂和宠爱吧。流浪固然自由，但也会带来孤独的痛苦。

后来，它竟然交了个灰鸽子女朋友，令我刮目相看。那天，白鸽带着灰鸽子女友来了，在窗外扑着翅膀咕咕地叫，把我吵醒了。起床一看，它们并肩站在阳台上，正缠绵私语。我心下喜悦，忙去厨房抓一把白米、一把绿豆、一把荞麦、一把玉米粒，再剥点儿胡萝卜，拌在一起，漂漂亮亮地端出去，摊到栏杆上，便躲在窗帘后偷看。

白鸽初次带女友来做客，我该好吃好喝殷勤招待，替它挣足面子，这是亲人一样的情怀。它们盘旋了一圈，果然落下来啄食。白鸽嘴里轻语着，边吃还边抬头看看女友，估计在说，瞧瞧，我说这里有好吃的，没错吧。

我转身出去一圈，再回来时，却只剩下白鸽了。它呆呆地望着远处灰鸽消失的地方，难过得美食都难以下咽，一会儿也飞走了。

人都希望如飞鸟般轻盈洒脱，可鸟儿一旦有了情，也同样就有了沉重的苦恼。

它们真的是好过一阵子的，还在我的空调室外机上幽会。可是，我再没见白鸽的那只灰羽女友出现，它也显得相当落魄，胸前的羽毛脏了，像和谁

打过架一样，看起来很邋遢。想来，失恋者多是这德性，要颓废一阵子。

于是我就多了怜惜之心，伺候得殷勤了些。它越发恃宠而骄，阳台门只要开着，就自己踱进来找食吃。若发现我在屋里却不理它，就在阳台上飞上飞下地闹腾，啄我的红海棠花瓣，甚至飞到衣架上，把我刚洗好的衣服弄上泥印。轰它走，转一圈它马上又飞回来了。我觉得好气又好笑，只好喂它。

眼看着这只送上门来的鸽子，简直就是我的宠物了，这样一想，心里却又有了一丝忧伤。

这房子是我临时的居所，现在我在哪里，可明年、后年呢？若哪天搬了家，它上哪里找我，我又到哪里找它呢？到那时，它会不会觉得我抛弃了它？如果它还傻傻地来这阳台上混，遇上不喜欢它的主人，被伤害怎么办？即便我走时留一袋米给新主人，他们真的会善待它吗？如果强迫它跟我走，它是否会怨恨我？

佛不在一棵树下住两宿，怕起留恋之心。怕结缘的我，到底还是跟这只鸽子有了真感情，开始忧虑它的未来了。

这时候，鸽群呼啦啦从远处楼顶飞过，像一片淡灰的云彩，那只灰色的小母鸽也在其中吧。我看白鸽停止啄食米粒，静静地抬头望着，透过它宝石红的圆圆眼睛，我猜不出它的心思。